

尚書詳解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尙書詳解

(八)

陳經撰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穆王之命君牙。不稱其德而稱其先祖父之勤勞。正欲君牙知所企慕。當以祖父爲準的。想其故家遺俗。典型尙在。君牙得于傳聞目擊者。亦熟矣。乃祖父世篤厚其忠貞。服事勤勞于王家。其成功紀于太常之上。日月爲常。王所建也。祭祀則用之。功臣紀其名于太常。當與日月爭光。垂名不朽。蓋人臣有不可忘之功。故人君示不能忘之報。或紀之太常。或祭諸大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皆古人報功之意也。以此示子孫。誰不知所儀型哉。魏徵之後。乃有魏謩。而祖風以振。盧懷慎之後。乃有盧杞。而祖風以墜。嗚呼。若謩者可謂能世其家。而盧杞亦何面目見其祖父于地下乎。惟予小子。穆王自謂也。繼守文武成康之遺緒。所用者亦惟先王之臣。爲之左右輔佐。以治四方。謂之先王之臣。則君牙亦嘗歷事昭王之臣矣。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其反噬也。涉春冰。恐其陷溺也。皆憂危之甚也。自非穆王因悔過之後。其安能兢兢恐懼如此哉。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穆王知天下重任己不能勝。憂危如此。是以有賴其臣。故命爾爲予之翼。作股肱心膂。以同體之義待其臣。亦猶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上下之分雖不同。而相與之情無間異體。爾君牙今繼其事。

蓋爾之祖父亦嘗爲司徒也。爾當無辱爾之祖考。弘敷五典而下。乃司徒之職當如此也。五典卽君臣父子之類。司徒之所以教民者在此也。爾當大布五典。用是以和民之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者卽五典。自有準則。不可踰越之理也。施之君臣者。不可施之兄弟。施之父子者。不可施之朋友。豈非則乎。爾民不能盡其則者。在掌教者和之而已。和之道。莫如以己率之。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觀而化。蓋其容貌聲色之間。有以儀型之也。民心無中。惟于爾而取中。則民有所感而化。蓋其暗室屋漏之微。有以陰驅而潛率之也。古之教民者。自其身始。故身正而後民從之。教民者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己。安能使其民之從化哉。中者不偏之謂。正者無邪之謂。中正一理也。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暑也。雨也。大寒也。此冬夏天時之常也。而民不免怨咨其上。此心失其中正也。民心一失中正。而暑雨祁寒。不免怨咨。則治民者。不亦難乎。中有至易者存。若專以爲難。而不圖其所以易。則難者終于難矣。所謂易者。亦在吾身之正。吾心之中云爾。以吾之中正。則民乃寧。而怨咨不作矣。堯舜三代之世。不患乎民之怨咨。而惟患其民情之不得以上達。堯之洪水。下民其咨。太康一爲遊畋之舉。而黎民咸貳。盤庚一爲遷都之舉。而小民胥怨。蓋平時矜憐安撫之者。至一失其所欲。則怨咨形焉。而上之人。亦無有不知。則亦深體乎民情者也。觀小雅之詩。民公然怨刺其上。而天下終于不亂。蓋情之得以達也。秦人設監謗之法。民不敢言而敢怒。上之人愈不知。而下之人益以離矣。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造周之謀。顯然而大明也。武王繼伐之功。其美爲可繼承也。文謨武烈。豈止爲一時計哉。開導佑助我後之人。粹然一出于正而無虧缺。天下之理。惟其開端者正。則其傳必遠。缺者必其始之不正也。安有大中至正之道。不能久其傳哉。穆王之時。歷世已久矣。而文王之謨。武王之烈。在人者未泯。豈非正乎。爾君牙當以敬存心。明乎我之所以訓汝者。用奉順于先王。不墜其所爲謨烈。穆王揚文武光命于上。而君牙揚文武光命于下。謂之對揚。君臣之間。皆以守祖宗之家法爲心。追配于前人。卽先王之臣也。古者創業垂統之君。其規模一出于正。則雖衰世僻王。猶可以遵守。故夏之祖有典有則。則其子孫于失邦之後。亦能述之爲戒。商之祖制官刑。儆于有位。則其子孫雖旣立不明。而其臣猶舉之以爲法。無他。以其正也。漢高祖有戚夫人之醜。治宮室之壯麗。唐太宗閹門之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無法。則其規模亦淺。宜乎後世子孫得竊之以藉口也。源之不清。而責其流之濁。天下安有此理哉。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末章復申前意。先正卽前人也。舊典卽續舊也。先正之臣。已有故事載之典籍。可用之以爲法。民之治亂在茲。能守此法則民治。否則亂。旣曰時式。又曰率乃祖考之攸行。無非皆以前人爲法也。能如此。則足以昭明汝君之治矣。有賢臣則君之治益顯矣。穆王雖無道之主。而悔悟之後。命其臣專守祖宗成

法不敢作聰明亂舊章其亦賢乎哉

尙書詳解卷四十六

周書

冏命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文武周公之遺風餘澤尙存。而穆王所以命伯冏之意。端有所自來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準人。下及于綴衣虎賁者。親近人主之臣。常情多謹擇其大。而忽略其細。故公卿大臣每加之意。而褻近私昵之小臣。則忽之。殊不知古人所以成養君德。至于無缺者。多此等人。是故周公舉此以戒成王。而家法之傳。至于穆王。命伯冏一篇。其原蓋出于此。下逮春秋之世。此意尙存。若悼公之在晉。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荀卿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彼諸御之與羣騶。平時所職。特在鞍馬之間爾。悼公必命其官之長以訓之。豈非穆王命伯冏正于羣僕侍御者哉。往者穆王。聘心于車轍馬跡之間。未必知此。自非文武周公家法所傳。習熟于穆王之所見。其安能如此。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者。太僕之長也。太御中大夫也。按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爲僕之長。太御掌御玉輅。與君同車。至爲親密。左傳。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是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王若曰而下數語。皆穆王自見爲君之難如此。所以戰兢自持。思至于無過之地。則不得不推左右親近之臣是賴。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穆王自非懲創初年之事。悔過之深。則安知爲君之果難也哉。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此章有以見文武之聖德。猶且有賴于小大之臣。聰足以聽微。明足以視遠。齊者純一也。聖者無不通。其實則一德。而所以稱名之則四也。文武雖有此聖德。尙且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至于侍御僕從者。無非正人爲之。古人言用人。大率小大遠近兼舉不遺。如說命言任官惟賢才。必言左右之惟其人。如君奭稱商家王人。罔不秉德。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立政言準人牧夫。必言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古人所以如此者。深見昵近之臣。氣類易以漸染。言語易以乘間而入。以正人居之。則朝夕必有開導誘掖之功。必有熏陶漸漬之善。設若以不正人居之。則讒諂面諛日至。人主習于爲不善。殆有不自覺者矣。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惟是小臣大臣。至于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無一而非正。則朝夕承弼其君者。自然能格其君之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身無擇行。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口無擇言矣。夫十目十手之地。易敬也。至于不睹不聞之際。而加敬。始謂之罔有不欽矣。作意而言。易善也。至于非作意而言者。亦歸于善。始謂之罔有不臧矣。自非盛德之至。表裏若一。顯微無間。何

以至是。人主之身患未至于欽與賊。在己有絲毫之未盡。行于天下者。必不能人之已從也。吾身苟至于無不欽。無不賊。則感應之機。自有不容禦者。吾不求于民之祇若。而自爾敬順也。吾不求萬邦之休。而自有美化也。自源徂流。其理如此。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穆王之意。謂文武之聖。猶賴小大之臣。況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則當如何哉。左右前後之士。當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繩君之愆。糾君之謬。格君之非可也。曰匡。曰繩。曰糾。曰格。無非所以救過于未形。規諫于未萌。庶幾君德不至于失。而文武之功業。可以繼紹矣。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爲羣僕之長。使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俾無一邪人間乎其間。然後勉爾君之德。交修其君之所不逮。交修則羣臣中皆知所以進諫。無一人而不修也。古者無親疎遠近之臣。皆得以進諫于上。且太僕之官。特掌王御車之事。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以其一事推之。其他事皆然。則孰非繩愆糾謬者乎。昔者先王命遁人以木鐸。徇于路。曰。王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跡。虞人得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人也。得以正趙文子。屠蒯膳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類者。豈非先王之遺風乎。夫惟合小大遠近無一而不進諫。故人主之德所以無失。後世諫有常員。越職而言者有罪。則久異于古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伯冏爲太僕之長。則自太僕而下。道僕田僕之類。皆其僚也。皆伯冏之所得簡拔也。古人用人之制。自有要而不煩者存焉。若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心百執事之選擇。則安能盡察其人之賢否。惟委之其長焉。使其長皆得以自辟舉其屬。則人主不過擇數人之爲官長者耳。周禮爲官三百六十。而官各有長。如宮正爲在宮者之長。酒正爲掌酒者之長。其賢否功勞殿最。皆責任其長焉。不若後世以天下之官。而皆萃于銓曹一人之智。而欲周知衆人之賢否亦難矣。此一章深見古人爲治之體。巧言令色。使辟側媚。皆不正之人。以辭色而取媚。如此等人。乃庸主之所喜。而明主之所惡。故堯必畏巧言令色。孔子必惡利口遠佞人。豈容有此等人廁于羣僕之列哉。其惟吉士可也。吉人之辭寡。必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者也。所以然者。以其僕臣之正不正。卽后德之所係。故僕臣之正者。厥后無有不正。僕臣進諛說之言。稱頌君德之不暇。則君必自爲聖。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則羣僕之職。豈可概以爲車輅之任。而不之選擇哉。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至此。丁寧懇切。不厭其言之重複。旣曰無以巧言令色矣。又曰無昵于儉人。儉利之人。卽巧言令色之人也。以儉人而任耳目之官。爲王侍從。則是爲充官。充官者備員而已。耳目之官。所係非輕。豈可

以儉人備數塞備。若使儉人爲之。其以非先王之典。啓迪其上無疑矣。若不以人爲吉。而惟以貨財爲吉。使貨賂公行。惟納賄者得進居羣僕之列。是瘰癧其官。而職爲之不舉矣。惟貨其吉。此乃衰世之事。何爲穆王之時有此。蓋此等風俗。不在于教化盛行之日。而每見于王道衰微之際。蓋教化盛行。人心知有清議之可畏。安有舍義而趨利。惟王道衰微之際。人不畏清議。故好利之心。得以奪其好義之心。觀穆王于此篇與乎呂刑篇。言貨亦足以見其風俗之漸衰矣。惟爾大弗克祗厥辟。古之所謂敬君者。惟以仁義與王言。惟知陳善閉邪。後之所謂敬君者。惟能伺候君之顏色。迎逢君之指意。汝伯冏若以儉人充官。以惟貨而瘰癧官。則汝之不敬君孰甚焉。惟予汝辜。我亦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矣。嗚呼欽哉。惟當以敬爲主。常輔汝君。使由常憲之中。不出常憲之外。則汝之職盡矣。詳復此篇之書。如左右前後之臣。皆得繩糾愆謬。如太僕長得以選其僚屬。如惟貨其吉。以利進身。古人制度詳密。與乎風俗之厚薄。皆于此乎有攷。

尙書詳解卷四十七

周書

呂刑

呂刑之書雖爲訓刑而作。其實輕刑也。何以知之。卽周官而知之。周官載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是大辟與宮皆五百也。至穆王時其屬三千。大辟之罰至于二百。而墨劓之罰二千。是輕刑則增其條目。重刑則減損也。然則周公之制非歟。曰民習于重而未敢以驟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蓋自唐虞而後。德漸衰。俗漸降。刑漸重。至于成周之民。耳目習見夫刑之重也。而驟然去之。則適以啓民之奸心。無乃召亂乎。至于穆王之時。雖是世降德衰。不及文武之盛時。然而承成康刑措之後。民之犯輕刑者有之。而無有犯死刑者。穆王于此始減其死而增其輕刑。爲之贖法。以遵唐虞之舊觀。天下之勢。惟是風俗還淳反樸。方可以輕刑。故在唐虞之時。則輕刑如舜所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是也。在穆王之時。則可以輕刑。如此篇訓夏贖刑是也。所以此篇近不取夏商周之法。而遠述唐虞之舊。蓋唐虞之化。專以德。不以刑。唐虞之所謂刑者。特以防民。使歸于德而已。嗚呼。穆王之用心仁矣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命者。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既命呂侯爲司寇。則所告者特呂侯爾。而孔子序書。特曰穆王訓夏贖刑。蓋此書雖命呂侯。而其意則實以此而訓諸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是因呂侯而併告天下之爲典獄者也。贖刑者。卽唐虞金作贖刑之法。此篇其罰千鍰百鍰是也。呂刑不止于罰。以罰之鍰數。爲刑輕重之率。故夫子序之曰。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刑稱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期荒忽之年。方且詳度時宜。爲之增損輕重作刑以詰治四方。史官書此亦有意存焉。人惟歷年之久者。其更事必多。其諳究人情必熟。至于垂老之年。則其少年剛果之血氣。消除殆盡。仁愛之心。至此時始發見。想當盛年之時。尙留意車轍馬跡之間。其計慮必未及此。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桼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乃堯舜以前三皇時事。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三皇時事無所攷據。略見此篇。此穆王將說堯舜以德化民。先說制刑之因依。蓋自蚩尤苗民始。若古有訓。卽古人之大訓。載三皇時事也。蚩尤九黎之君也。卽與黃帝戰于阪泉是也。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食鑿飲而已。安知所謂亂。惟蚩尤創爲不義之事。民皆從而化之。于是爲亂之始。所以延及乎民。無不習于蚩尤之惡。爲寇以盜民財。

者爲賊以害人事者。以鴟爲義。如鴟梟搏擊者。爲惡于內。爲惡于外。而爲姦爲宄者。奪攘以劫掠人者。矯虔以詐取。而至于虐劉殺戮者。凡此數者。皆是平民始初爲惡。出自蚩尤。苗民卽三苗之君。先儒以爲蚩尤之後。此未可知。民旣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其制之者。不免于用刑。靈善也。以善制之。刑而用之。使民知去不善而爲善。則亦無惡于用刑也。今也苗民卻不用靈制之刑。惟作五虐之刑。卽墨劓剕宮大辟。不以善用之。而以虐用之。則其慘酷殘忍可知。方且自以爲法當如此。不惟有罪者殺戮之。至于無辜之民。亦被其殺戮。爰始淫爲劓剕桷黥。劓去鼻也。桷去勢也。黥刻額也。此四者以淫過而用之。自苗民始也。觀此二始字。見蚩尤爲作亂之始。而苗民爲淫刑之始。後世用肉刑。皆本于此。皐陶之五刑是也。雖然。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苗民爲劓剕桷黥。此苗民之過也。堯舜在上。旣治苗民之罪。則曷爲用此肉刑。以效苗民之尤乎。仔細攷之。民旣爲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治之不可不以刑。苗民旣劓剕桷黥之刑。則此刑豈可廢。廢其刑。適以長民之奸。而召天下之亂。但堯舜之刑。與苗民同。而所用刑者。與苗民異。苗民之刑。乃所用之刑。而堯舜之刑。乃不用之刑。苗民之刑。乃淫虐之刑。而堯舜之刑。乃防爲惡。驅民爲善之刑。苗民之刑。乃殺戮無辜之刑。而堯舜之刑。乃原情定罪。輕重各有差等之刑。聖人非不欲去此刑也。其勢欲去之而不可爾。漢文帝旣除肉刑之後。議者不深究聖人所以不得已用肉刑之意。而區區欲復肉刑之法。以此爲復古。嗚呼。先王井田封建。良法美意。所望于後人遵守不替者。至已泯沒無餘。乃于先王所不得已而用者。區區欲邀復古。

之名。豈不失古人之意哉。穆王此章欲述堯舜之事。先自始初處說起。麗刑者。民之陷于刑也。三苗既淫爲劓刵剕。故凡民之麗于刑者。合并而爲一法。不分輕重等差也。有辭者。謂無罪者也。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自有差等。今有苗于有辭者。更無差等。民起而相漸染。泯泯棼棼。言其昏亂之甚。民生本來自有信。亦與渺茫荒忽之說無相干。惟有苗以淫虐殺戮無辜。斯民不知罪之所因。善者亦得罪。不善者亦得罪。所以生民至此。皆無信心。信不由中。則盟詛于鬼神而又自覆之。以見其無信之甚。庶戮者。衆被罪之人。爲有苗之所虐威者。方且並告無罪于上帝。言其疾痛則呼天。上帝監視下民。見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刑。所發聞者。惟腥臭之刑爾。刑本非美事。而謂之馨香者。以德用之則爲馨香。不以德用而以虐用。則爲腥穢。穆王言用刑起初皆本于苗。非聖人本心如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業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章見帝堯所施。自有次第。先遏絕苗民。以除其害民者。于是命重黎之官。以辨神人之分。其次命羣后以經常之教示民。其次方始皇帝屈己下問于民。皇帝卽堯也。視庶戮不辜之人。陷有苗之虐。堯獨哀矜之。遂以威而報苗民之虐。堯之所謂威者。下文所言是也。遏絕之使不得長世。以在下國。此卽威也。所以報虐也。堯知教化之本原。斯民惑于渺茫荒誕之說者。以其善惡不明。禍福不測。故求之于神。使當時爲善者得福。爲惡者得罪。民知正理自當如此。何用求之于神。堯既遏絕苗民。乃使重黎主天。

地之官絕地天通使神之在天者不降于地而人之在地者無預于天人神既不相雜擾罔有降格則民知有人事不知有惑之說矣楚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以屬神黎以屬民使服舊常無相侵瀆是之謂絕地天通由是觀之帝堯與顓帝皆有命重黎之事民雖知神人有定分而未知常經之教也羣后虛心以逮下明其顯然之明理以隸輔斯民之常性使之人有父子出有君臣耕鑿有飲食如此則人理明而人心自正鰥寡之情安有掩蓋者乎向者鰥寡之情不得以通乎上以人神雜揉詛盟共與人惑于邪說有罪無所告訴今也人理既明斯民皆得披心腹告訴于上皇帝因民之情無所蔽也又屈己清問于民謂之清則堯之心亦洞然清明無有一毫之私意是誠之下接乎民鰥寡有辭于苗方始明言有苗之罪惡堯雖知苗之罪惡亦未嘗有忿疾之心但以吾之德爲威其威非虐也而苗民將自畏矣以吾之德爲明其明非察也而苗民將自開明矣堯之治不責于苗民而先反求諸己蓋在己者既盡則天下豈有難化之俗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三后下文所稱是也恤憂也致憂民之功若伯夷降典以爲憂民之功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以爲憂民之功典卽禮也伯夷所掌者秩宗之職天地人之三禮折民惟刑使知所畏則自知禮之可愛掌禮而

及于刑。蓋禮與刑一事而非二也。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折民以刑者。正使之入于禮耳。當時契敷五教以教民。今也不言契而言伯夷。蓋伯夷典三禮。可以起斯民尊敬之心。當時之民惑于詛盟鬼神誕慢之說。不知尊敬天地人之常理。故伯夷首以降典正人之心。人心不正。則雖有平土不可居。雖有嘉穀不可食。聖人命官自有輕重先後。伯夷所以居禹稷之先也。惟人心既正。然後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而人始得安其居。山川各有主名。如淮海惟揚。荊河惟豫是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而人始得備其養。降播種者。教之以播種之事。使農之所殖者惟嘉穀。若生民之詩所載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之職。雖不同。而同于殷民之功而已。殷富盛也。孔安國曰。禮教備。衣食足是也。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乃自命重黎而下。堯經歷數節次而後。至于土制百姓于刑之中。則知聖人當初制刑。本非欲恃此以整齊其民。先有以教之養之。然後有以防之。刑者特隄防之具耳。制有隄防檢押之意。以刑之中者。而防制百姓。則不失之重而過。亦不失之輕而不及。凡以教民祇敬其德而已。觀此須見古人治民自有次第。又須見古人之刑與德本非二事。典非刑也。而曰降典。折民惟刑。則刑與典爲一。刑非德也。而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則刑與德爲一。後世以刑與德與典爲二事。故教民者不知所隄防之意。而掌刑者始專事殺戮矣。後世以臯陶爲士。不預三后之列。吝之也。非也。堯豈薄夫用刑之官哉。特以教養未備。則刑非所先耳。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又合而言之。大抵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前面所命三后皆政事也。此一段乃德化也。君臣之間。雖有政事如此。又當以德化陰驅潛率之。穆穆敬也。明明德之著見也。君以穆穆居上。臣以明明居下。君臣皆以德率其民。所以照灼四方。四方之民。皆化上之德。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者。君臣雖以德率民。而不敢忘夫隄防之具。天下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天下不能皆從上。而有違戾焉。所以明其刑之中。率治其民。以輔其常教。刑謂之中者。卽刑之當理也。中之理隨寓而在。當其重也。重有中之理存焉。當其輕也。輕亦有中之禮存焉。非謂于輕重之間。執其一以爲中也。刑旣當理。則彝常之教自行。曰教祇德。曰降典。曰棗彝。聖人用刑之意。其大略可見矣。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帝堯之君臣。有不忍用刑之意。故當時之爲典獄者。皆重其事。而不敢以輕視之。威者倚法以爲虐也。富者依勢以取貨者也。此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若非絕止其威。則絕止其富。二者皆不可有一。旣絕其威。又絕其富。則用心果安在。惟敬惟忌而已。敬則有所慎重。而不敢輕忽。忌則有所畏而不敢慢。凡人言語有可擇。則必其是非之不純者也。言至于無擇。則其德之純一可見。此卽天德也。天德無私是也。威富之念。絕于其外。而敬忌之誠。存于其中。此非無私之天德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斯人者也。今也典獄之臣。德與天爲一。則所以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在我矣。豈非在下而與上天爲配合乎。天能制人之大命。而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是之謂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嗚呼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此盛德事也。曾謂一典獄之有司。而足以盡之乎。蓋獄重事也。古人以動天地。感鬼神者。莫不在此。自非德與天爲一者。不可以居此之任。吾觀臯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蘇公之刑。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穆王之刑。至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下之所感化者在刑。王國之所長久者在刑。人君之所以享福者在刑。則豈特制生人之命而已哉。自非惟克天德之士。安足以語此哉。後世惟以刑爲慘酷殺戮之具。故舉而付之庸常之人。其視古人有間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自此以前。旣言帝堯之君臣矣。自此以後。穆王徧告時之司政典獄者。天牧者。代天以牧養民者也。司政典獄之任。獨非天牧乎。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典。天敍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爾惟知職爲天牧。則所以用刑者。當知所取舍矣。伯夷之刑。不可不監。而有苗之刑。不可不以是深爲懲戒也。曰何監。曰何懲。不直致其辭。而發其問端。以示之。庶幾聽者之專。今爾亦何所監。得非在伯夷播刑之道乎。謂教民以典禮。如前所云是也。知伯夷之播刑。則民知有愧恥之心。而自趨于典禮之善矣。今爾何所懲戒。得非在有苗所以用刑者乎。苗之刑。上文旣詳言之矣。此又再述之。惟時苗民所用之刑。不察于獄之所麗。人之麗于獄者。有當重者。有當輕者。有有罪而犯者。有無罪而適值者。匪察于獄之麗。則是輕重不

分有罪無罪無所分別也。惟吉人乃良善之人。爲能知五刑之有中理。至于庶威奪貨者。其心在于貨賄。則以威迫脅其民而奪之。安知有五刑之中哉。今也苗民不惟吉人之是擇。而惟庶威奪貨者是用。謂之庶威。則見其威奪者非止一人也。風俗之敝。古今一也。正道盛行之時。安有好賄之人。惟風俗敗壞。則自有此等人。故在苗民則有奪貨者。在盤庚商道始衰。則有總于貨寶者。在穆王周道始衰。方有惟貨其吉。若罔命所戒。惟貨惟來。若呂刑之所言者。下至春秋之末世。諸侯卿大夫惟賄賂是求。至刑獄之事。如羊舌鮒之鬻獄。如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故如此。獄者人之大命。死生存焉。豈可以賄賂爲輕重乎。此堯之典獄。訖于威富。所以異于苗民之典獄。庶威奪貨者也。斷制五刑者。是虐用其刑。以斷制其民也。以亂無辜。是無罪者無所分別于有罪者也。上帝不蠲潔其所爲。所以降咎于苗。雖有苗亦不得以辭其罪。卒至于絕其世。而不得以有國。豈非汝當戒乎。夫遏絕苗民者。堯也。而謂上帝弗蠲何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卽天也。此與洪範舜之殛鯀。不曰舜。而曰帝。乃震怒是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念者。卽上文伯夷之當監。有苗之當懲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皆同姓諸侯之在父兄叔弟之列者。幼子童孫。諸侯之子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徧告之也。能聽我言。庶幾至于天命。卽前所謂自作元命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爾當以勤爲安。以不勤爲戒。意豈不善。纔至于戒不勤。則心有作輟。勤之時少。不勤時多。以其出于勉強。非安行于勤者也。故告之曰。爾當自安日勤。則此心不以勤爲勞。而以勤爲當然。刑者人命所係。勤苟不出于自然。而至于戒。則是不勤之爲害也已多矣。刑者是天以此整齊其民。使民趨于善而不趨于惡。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使我兢兢業業。不可以一日遂終其事。而相與以無窮者。猶有望于人。則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卽天意也。爾當敬逆上天之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我畏。而我猶以爲未足畏。人雖稱美于我。而我猶以爲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順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方能盡在己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于勤者之所能爲哉。惟敬五刑。敬卽此之不已也。卽勤也。敬五刑。則剛柔正直之德自成。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之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之德成。如此。則其利甚大。人君因之以享其福。斯民因之以得其賴。後世因之以得其寧。刑之爲利如此。豈可以輕心用之。而不知所以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者。殘民之具也。謂之祥刑何哉。蓋刑本以率民爲善。而用刑者當以善用之。以善用刑。則慈祥愷悌。

之意勝而慘毒酷烈之心衰矣。有邦有土之諸侯。不可不知此意。在今爾安百姓何所擇。得非在于人者乎。能擇吉人以用刑。而庶威奪貨者勿用可也。何所敬。得非在于刑者乎。敬在刑則能合乎天德。而不以刑爲己之私。何所度。得非在于罪相連及者乎。能詳審而揣度之。則有罪者囚係而不得併及于無罪矣。此三句又當以擇人爲先。惟得人則能敬能度。其次序然也。兩造具備。此教之以聽刑之法。造至也。兩辭皆至具備。則無一辭不備。然後合衆人而聽其入五刑之辭。其辭麗于五刑者也。故曰五辭。一人之智不足以盡之。必參于衆人之智。若王制所謂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是也。簡者獄之要辭也。五辭既得其要而可信矣。方可正之以五刑。其辭與其法。適相當也。苟五刑不簡。謂正之以五刑而不應。夫獄之要辭。是其辭與法不相當也。正之以五罰。出金以贖罪可也。五罰不服。謂其情之輕出于過誤。雖罰之金亦有不相當者。則正之以五過從赦也。先王委曲之意至此。惟恐不當人之罪。故如此之詳。有此三等。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在聽獄者原情以爲輕重。雖然。先王爲贖刑之法。固使罪疑從輕。亦未嘗失之姑息。以縱釋有罪。苟有罪而縱釋之。亦與無罪而受戮者。均爲不中也。穆王至此。又防聽獄者易于過入。過出。五過之疵病者。惟官。謂以官吏請託也。惟反。謂報復恩怨也。惟內。謂妻妾請求也。惟貨。謂賄賂鬻獄也。惟來。謂私相往來也。此五者皆五過之病。先王之設爲過也。正以待其無辜而陷于刑戮者爾。若有罪而以官吏請託之故。報復恩怨之故。與夫妻妾請求。賄賂鬻獄。私相往來之故。而遂赦之。則豈不爲五過之病。于此五者而有一焉。則其罪與犯者同坐。惟當審之以致其詳。克之

以去其私。則斯不至于故出矣。雖然。故出人罪不可。故入人罪亦不可。五刑之疑者。從赦而爲罰。五罰之疑者。從赦而爲免。旣曰疑。則是輕重皆不得其實。聖賢寧過于厚。無過于薄。所謂罪疑惟輕。不可以入人之罪。亦當參以致其詳。克以去其私。則斯不至于故入矣。詳味穆王之言。惟欲當乎人情。合乎中理。不可容一毫私意于其間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言以獄之要辭書之于簡者。當以人之貌而參之也。獄辭旣與衆共聽之。衆人以爲信矣。又當稽之于貌。蓋理直者其顏色自如。而有愧于中者。必有赧然于色。周官所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惟貌旣有稽。又當參之于簡。蓋巧者能飾其容。怯者或適然而合。則貌又不可專恃。無簡者又不當聽之。所以然者。正欲具嚴天威而已。刑者天討有罪。至公而無私。具者皆也。無所不致其嚴故也。在我有一毫之未至。在獄有一毫之不得其情。則且有愧于天。豈所以嚴天威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此卽刑之疑者赦而從罰也。六兩曰鍰。百鍰六百兩也。鍰。黃鐵也。五刑之中。惟墨爲輕。故罰則百鍰。劓重于墨也。故其罰惟倍二百鍰也。剕重于劓者也。故其罰倍差。旣倍二百。則爲四百矣。又差以一百共爲五百鍰。宮重于剕者也。故其罰六百鍰。大辟死刑。五刑之至重者也。其罰千鍰。五刑之中。雖有輕重。

不等。重者至于大辟。輕者至于墨。然皆當閱視審實。使其罪與其罰相當。聖人愛民之心。無有窮已也。五刑之罪。旣不斷其肢體。傷其肌膚。赦而從罰。則其仁至矣。而罰人之金。聖人亦恐傷民財。苟罰與罪不相當。亦非所以仁民之意。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屬者類也。凡五刑五罰。皆有其屬類。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書。卽此是也。周官二千五百。至穆王時。于周官之重刑則減之。于周官之輕刑則增之。共爲三千。聖賢觀時會通之宜。以立法不拘一定也。孔安國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文言五刑之屬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然天下之情無窮。而刑書之所載者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求盡無窮之情。則又在夫用法者斟酌損益之。蓋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如唐虞之時。條目未多。惟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在明刑者隨宜而處之也。至周穆王之時。時變已異于古。其條目至有三千。其法漸煩矣。然猶人與法並行。法之所載者。則以其罪而斷之。法之所不載者。則以其罪而參之以人。若上下比罪是也。比。附也。以其罪而附之上刑。而見其爲重。以其罪而附之下刑。而見其爲輕。則于輕重之間而裁酌之。然亦以其辭爲主。蓋罪人之情。皆見乎辭。僭。差也。亂。紛也。若辭至于差。

而亂其辭其情與其罪皆不相合是不可行刑者也。聽獄者當無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有以察其情。又當求之以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其在詳審而克去其私意。則有以得之上刑適輕下服。謂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當下服。宥過無大是也。下刑適重上服。謂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當上服。刑故無小是也。不特刑之用也。原情以爲輕重而罰之用也。亦必有輕重之權。此法之原人情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如刑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此法之因乎時者也。惟齊非齊。吾欲其齊者。乃非所以爲齊。謂如上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吾亦從輕。前世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一之。吾欲齊之。乃所以爲不齊。則不若歸之于倫要而已。倫理也要者。理之要會也。天下之情與天下之時皆無一定。惟是理則無有不定者。知所謂倫要。則知所謂理。知所謂理。則知所謂權變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此欲用刑者哀矜惻怛以求其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且罰人之金。特所以懲戒之。而未至于死。然人之出財也。已極于困病。罰且如此。而況刑乎。典獄之君子。當以此存之心。惻怛之念。動于中。謂傷民之財。且不可。而況于傷民之體。則以惟良折獄可也。佞折獄不可也。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以口才之人。其詞

鋒捷出足以折人之罪。而慈祥愷悌者。以遲鈍不快人意。殊不知獄者。惟要盡人之情實。以口辨而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是吾有求勝之心矣。何以得其實。惟良善人有哀矜惻怛之意。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易于賁卦。無敢折獄者。獄欲得其實。用明之道。則惟有賁飾而已。非其實也。故君子戒之。罔非在中。折獄既不以佞而以良。則誠心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自然合于中理。不至于過。察辭于差。蓋欲得人之情實者。惟于辭之差互處察之。則有不能逃者矣。事之真者。不謀而同。而其不實者。則今日之辭如此。而明日之辭乃不如此。明日之辭如此。而後日之辭又不如此。在斷獄者。于其差而詰之。則無不得其情。非從惟從。謂不從其僞辭者。乃所以從其本心也。人之辭。或有詐僞者。能文飾其辭。或有苦于囹圄之囚。刻木之吏。而姑爲之辭。若使以其辭而從之。則失其本心之實矣。非從惟從者。是不從其口而從其心也。此在典獄者。以哀敬之心折之。哀敬則得其情。而勿喜也。在己者。既盡其哀敬惻怛。又明啓刑書。與衆人同共占度之。如此咸。皆也。五刑五罰。皆庶幾乎中正矣。刑罰之要。惟其中正。而中正之理。苟在己者。皆哀敬之心。證以刑書。而不知所以胥占。則中正奚自而見。不曰咸。中正。而曰咸。庶中正。則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其中正。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此意也。再丁寧而加審克也。言閱實至于五。言審克至于四。此皆丁寧諄復之意。重其事故詳其戒也。

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記曰。正以獄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是獄之已成者。未有不以告于君。獄成而爭者。是在我者。既得其實。而有所信矣。則必以其信于己者而輸之于君。使其君亦有所信。然而告于王之時。又當無一不盡其詳。其刑上備者。上之于君。而其辭備具。有并兩刑者。亦具上之。如此。則人君知其犯之因。所謂有并兩刑者。如今律云二罪俱發。從重者論是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以敬而戒其臣曰。官伯卽庶官之長。族者王之同姓。姓者王之異姓也。朕言多懼。此穆王仁愛恤刑之本心也。吾之所以告汝者。皆出于憂懼。蓋刑乃人命所係。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安得不懼。穆王之所謂多懼。卽虞舜欽恤之意也。典獄宜有以體此心。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之所敬者在刑。故不敢輕以付于人。惟有德者方可使之爲明刑之官。穆王實見得刑乃天之討罪。今天相下民而愛之。故以刑整齊其民。使善者有所恃。惡者無所肆。此豈非天之愛民乎。天有愛民之心。而司政典獄者。實代天以愛民。故曰作配在下。既爲天之配合。當有以察其難察之情可也。情之難察。莫如單辭。謂辭之偏而非有兩造也。在典獄者。明此心如火之照物。然無所不見。清此心如水。然無一毫之累。如此。然後可以聽單詞。苟不明不清。是在己之心。未免有私蔽之。不足以爲天之配矣。既曰單辭矣。又言兩辭。天下

之民所以得其治者。無不在夫典獄者能以中道而聽。夫獄之兩辭。訟者之辭。有直則必有曲。有是則必有非。直其所直。而不直其所曲。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非。非則曲而非者不敢怨。是則直而是者無所冤。民安得不治乎。如其不然。則是非曲直不當。民奚賴焉。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苟或容私其間。則兩辭必不得其正。直者未必有曲。曲者反得直矣。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此深言鬻獄之禍。以獄而得人之貨賄者。不足以爲寶。適以聚其罪之功爾。一時之間得利。則人情皆以爲益。而不知其實有禍害。其報應也。必以庶尤。言百殃俱至也。永畏惟罰。天道福善禍淫之罰可畏。當永畏之。不可暫畏之。而暫止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于人。何嘗不中哉。人自取之。所謂自貽伊戚也。天不惟有福善之命。亦有禍淫之命。惟人在命。是自取其禍淫之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庶民之爲不中。惟司政典獄爲能正之。今也司政典獄者。以私心聽獄。民至于有冤不得伸。則不極之民。人不罰之。而天罰之。至于此。則安有令政在天下乎。此章言天罰之可畏。用刑者當去其私心。以合天之心。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嗣孫者。諸侯嗣世之子孫也。穆王之戒。不特及于官伯族姓。又有及于嗣世之子孫。不惟有望于今日。而猶有望于來世。庶幾皆知穆王此心之恤刑。今往何監。謂自今以往。奚所法哉。得非在于以德而發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此中。惟化民者有德足以啓迪之。尙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無疆

之辭。哲智之人爲能用刑。蓋其所見者明。所察者審。不至妄用。則自然有無窮之美名。所以然者。蓋刑之中自有慶之理存。惟使刑皆屬於極。則五刑無一而不中。斯有慶矣。所謂慶者。卽上文所言自作元命。無疆之辭。皆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刑之可以獲福如此。則民未可以不善而遽鄙之。刑未可以殺戮之事而輕視之也。何者。民心本善。豈非嘉師。刑本所以使民爲善。豈非祥刑。曰無疆之辭。曰有慶。曰嘉。曰祥。皆以至美之言而勸勉之。使典獄知夫用刑之不當。則其罰不可逃。如上文所謂庶尤也。罔有政令也。皆所以爲罰也。知用刑之得其當。則其福亦不可辭。如慶也。嘉也。祥也。皆所以爲福也。臯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後世子定國爲廷尉。且謂吾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則禍福之說。豈誣也哉。詳攷呂刑之書。有以見先王仁心之所寓。蓋深恩厚澤。醲賞慶賜。未足以見人君之仁。惟于慘酷殺戮之事。與夫甲兵爭戰之事。方有以見人君之仁。蓋于不得已之中。而有慈祥愷悌之意。則聖人之心見矣。大夏長育。未足以盡天地之大。而窮冬霜雪之餘。一陽之復。有以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之德。亦惟好生而已。

尚書詳解卷四十八

周書

文侯之命

幽王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後。不能自強。周家遂不復興。皆自平王始也。孔子定書。曷爲有取于此篇。蓋此篇之書。乃平王東遷之始也。文武之遺風餘澤。尙存。如人之病。元氣猶在。調以藥劑。則病可以立起。攷之此篇。可見矣。晉侯捍王于艱。則諸侯猶藩屏王室。錫秬鬯彤弓。則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義和之薨。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誦使。平王能自此強于政治。則文武自可復見。惟其在位日久。略無興復之意。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其甚也。以天子之尊。下賄諸侯寵妾。降尊貶重。自儕于列國。所以王者迹息。而王澤已竭。黍離降爲國風。則不得以嗣文武成康之後矣。夫夫子以至公爲心。稱物均施。當其東遷之初。王政尙存也。豈可不敍之于文武成康之後。及其末年王政已亡。則黍離已降。雖欲敍之文武成康之後。何得而敍之哉。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觀此書。有以見先王封建諸侯之爲有功于藩屏也。秦人孤立。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西漢末年。內外

單微王莽孺子起而乘之。周自成康以後，變故多矣。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在楚，使告于諸侯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夷王愆于厥身，諸侯並走其望，厲王居彘，諸侯失位，以間王政。幽王愆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晉鄭咸黜不端，由此觀之，諸侯之有功于王室也如此。平王東遷之初，則有晉鄭焉，依不然，犬戎之禍，非小變也。平王以晉文侯有大功之故，于是錫之以秬鬯圭瓚，使之得以祭祀。秬，黑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爲酒。圭瓚者，以玉爲勺柄，所以酌鬱鬯裸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非有大功則不足以當此之賜。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王若曰而下，皆冊命之詞也。父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所以見天子之親諸侯也。義和者，文侯之字，所以尊之也。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文武所以能如此者，皆本之克愼明德。明德乃聰明自然之德，惟其克愼所以能持守，此德愼卽敬也。文武敬此德于身上，與天合，故昭然升達于天下，與民合，故布散而聞于下。惟時上帝所以集大命于文王之身，雖然，文武有明德，亦賴先正大臣之助，能左右昭事其君，至或小或大之謀猷，凡有善謀嘉畫，文武無不率從之。肆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位者，文武與先正之是賴。平王之意欲求助于臣下，故舉文武之所以資先正者言。

之觀此章亦見得故家遺俗尙存。平王常念于文武。周家豈有不復興者。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嗚呼。嘆而自傷也。我小子之繼嗣。適遭天降大咎之時。謂幽王有犬戎之禍也。殄資澤于下民。謂其資用惠澤已絕。而不及下民。所以夷狄得以侵伐。王國如此之大。純大也。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卽今御事之臣。無有老成更事之君子。與夫俊而有才德者在其服位。予一人又無能。不足以勝其任。宣王之中興也。惟有申甫召公虎之徒。今則耆舊皆無人。而平王之身又不勝其任。此所以如是之衰微不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諸侯有功于我。一人可長安在位。不然。則我奚賴焉。父義和。汝克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汝之身始能型法文武之道。用能合乃辟之心。以繼乃君之心。追孝于前文德之人。乃辟平王自謂也。前文人卽文侯之祖也。平王自謂乃辟之心。雖欲有爲。無有能合能繼續之者。汝能合之續之者。善述人之事。汝祖有文德矣。汝又能追孝之以述其事。汝多修扞我于艱。我當艱難多事之際。惟汝多所修治。以扞衛我。此予所以嘉善汝之功也。觀此章見平王無興復之意。雖求助于諸侯。而平王殊不能自立。雖御事之臣無有耆俊。而平王不能求賢以圖事。所以國家大仇終不能報。然則爲平王者。宜如衛文公。燕昭王。越勾踐。奮然有必爲之志。則可矣。謙之

六五曰。利用侵伐。當平王之時。正當侵伐收攬威權之時。而謙以自處。曰。予則罔克。此所以不復興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晉侯來朝禮畢。王遣之還其國也。其歸晉國。視爾衆。寧爾之邦。用賚爾以秬鬯一卣。中尊也。賜爾以秬鬯一卣。使之以祭祀其祖。蓋非常之賜。非大功不敢當此禮。彤。赤色。盧。黑色。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諸侯有彤弓。盧弓之賜。始得以專征伐。此蓋命之以侯伯之任。馬四匹。爲一乘。凡此所賜。皆是有大功者。始可以當此。父往哉。自今以往。柔遠能邇。欲懷柔遠人。當自能邇始。惠安小民。不可荒忽。自安。簡閱其士。惠恤其民。于爾都之中。則爾之明德自此成矣。觀此數句。亦見平王之無志。柔遠能邇。惠康小民。豈非善言。然在堯舜文武之時。爲此言則可在。平王時。爲此言則不可。如滿招損謙受益。在舜征苗時。爲此言則宜。成王伐三監。淮夷。考翼不可征。適以爲無志害事。平王于此不知明變。當東遷之初。夷狄強盛。王綱不振。國家遷移之時。而反爲平安無事之語。旣不能奮然自立。而所以命文侯者。又皆寬閒自得之言。此蘇東坡所謂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

尙書詳解卷四十九

周書

費誓

此篇見伯禽之在魯。凡軍旅行陣之間。器械車馬芻麥糗糧楨榦無一不備。亦無一不知。此古人之學。所以爲精粗一致。本末一理。豈有能文而不能用武。徒知性命道德之理。而不達于軍旅戰陣之事哉。豈特當時周禮盡在魯。凡先王所謂制度大綱小紀。皆于魯國而可攷。自非周公所以教其子。則何以至是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夫子誠以是誘進後人。使知帝王之事。誠不遠也。苟于費誓秦誓二篇之書觀之。雖春秋諸侯之事。而帝王之制度與帝王之心術。大概可見矣。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始封之國。居于曲阜。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並起爲寇。先儒謂此戎狄。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三代未嘗無戎狄之害。特在中國所以備禦之如何耳。周公居攝之初。淮夷嘗連武庚叛矣。及成王卽政而反叛。魯國近于徐戎。觀此篇伯禽所以治軍旅者。蚤正素治。雖有淮夷。焉能爲魯害哉。其後魯之子孫不能遵守伯禽之法。若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豈可與

之講盟會之禮哉。

公曰。嗟。人無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穽。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誓之曰。無誼譱。聽我之命。欲其聽之專也。徂往也。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蓋其叛也久矣。今又並起爲寇。其往征之。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甲以衛身。冑以衛首。而干盾亦出以（案）此下文氣不貫核之經文。亦多遺漏。疑有缺文。則不待逐而自得牛馬矣。古人處事精審如此。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又戒軍中之事。行軍之時。人衆所在。易至于寇攘。而爲劫掠者。或踰垣牆而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者。皆是軍無紀律。故禁之。軍事以嚴終。古人之善用兵者。多多益辦。視千萬人之心。若一人之心者。以其紀律整齊故也。觀此一段。伯禽于人情曲折。行陣纖悉之事。無不周知。所學亦微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誓後以甲戌之日。征徐戎。糗糧。軍之糧食也。預先儲峙之。無敢不及。纔有不及。則有乏軍與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天子六鄉六遂。則有六軍。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卽鄉也。國外爲鄉。鄉之外爲遂。別言

魯人者。當時諸侯亦有以師屬伯禽者。故此專戒魯之郊遂。峙乃楨榦。乃築城之具。所立之木。謂之楨。兩旁障土者。謂之榦。以甲戌之日。築城壘。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苟有不供者。刑皆盡用之。但不至死耳。芻茭所以供牛馬也。亦責之三郊三遂之民。無敢不多。不然。則亦有死刑。軍事以嚴終。而所用之刑。則自有輕重。有所謂常刑。有所謂無餘刑。非殺者。又有所謂大刑。而至死者。蓋芻茭糗糧。一不備。則乏軍興。其罪爲重。故寘之死刑。其餘則築工重于用軍。次舍紀律也。東坡先生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糧征其國。旣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魯國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而守之。徐夷必爭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戎方空國寇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費誓言征言築。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多藝耶。其論甚精確。

尚書詳解卷五十

秦誓

觀此篇之書。乃春秋諸侯之事爾。聖人取而繼之二帝三王之後。有深意存焉。傷王道之不行。而不欲絕之。不以示來世也。故取其改過遷善之意焉。以爲此卽帝王之門戶也。由此而進。去帝王亦不遠。論語之所以教人者。不曰無過。而曰勿憚改。易之所言者。不全以吉望人。而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冥豫在上。以有渝。則可以无咎。同人之九四。困而反。則可以得吉。蓋當其人欲橫流。善端窒塞之時。去帝王之道已背馳甚矣。及一旦改過。困于心。衡于慮。則向之橫流者復絕。向之窒塞者復開。善心油然而生。此豈不足以趨聖人之門戶乎。聖人所以予人之改過。而進人以善者。爲此故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以秦穆公之貪利苟得。至于喪師。然一旦悔過作誓。而夫子係之于帝王之書之末。豈非惡人之齋戒。可以事上帝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始者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子輩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師經于崤。崤。晉界也。于是時。晉文公旣死。襄公初立。以謂秦之伐鄭。不以告晉。而乘我之喪。因其師之歸而敗之于崤。案春秋僖公

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崤。而書之所序則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此皆仲尼之親筆也。曷爲而異其辭。其在書則褒秦。春秋則狄之何也。春秋之教兼于懲惡。其法嚴。詩書之教止于勸善。其辭恕。書之有秦誓。猶詩之有木瓜魯頌也。齊桓公之霸。春秋責之備矣。而木瓜之詩則美桓公。魯僖公之在春秋。曾未有一善之可書。而魯頌之作。形容極口。由此觀之。則書之取秦誓者。專取其悔過也。春秋之責秦穆公者。謂其容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有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此春秋之所書。異于秦誓之序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此誓衆之詞也。欲衆人專心致志以聽上之言。故曰嗟我士聽無譁。予今誓告汝以羣言之首。擇其言之至要者以告汝。人之爲善。莫切于自反。故也。古人有言曰。此卽擇言之首也。古人之言以謂民之常情。欲使人盡順己之所爲者。以此而爲安。人情雖盡欲如此。然天下之事。纔要順己者。未有不拂乎人情。而順乎人者。未有能順乎己。責人斯無難者。是己者必責人何難之有。惟是以其所以責人者。反以自責。則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受他人之責。又使責己者。其言如流。無所顧忌。此方爲難。天下之大患。莫大乎有我之心勝。而天下之大善。莫大乎忘我者也。知以順己之爲安。責人之爲難者。皆有我之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至于受責而俾言者之如流。自非忘我。何以感人如此哉。此則全以義理爲主。不

見其有我之私也。此古人至切要之言。穆公引之以自悔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乃穆公悔過之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畏乎去之速而來之遲。君子兢諸。穆公自以謂我心之憂。惟恐日月已往而不來。但爲今日而無明日。此是惟日不足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此二句乃穆公當痛定之後。思當痛之時。故有此言。此乃前日之事也。古之謀人。謂老成人也。其謀可從矣。而我反以爲未能成就其事而且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少年也。其謀不可後矣。而且以爲親而近之。凡人之情在今日而知曩日之非者。皆深自懲創也。不然。雖知其非。而且文飾之以爲辭矣。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則悔過自新之辭。雖則前日之過如此。自今以往。庶幾所謀者皆詢黃髮之人。則終無所過。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且老成慮事之君子。其言若不快人意。而實爲國遠慮。新進之人。其言事可喜。而深誤人事。穆公自一懲創之後。前日之銳與乎虛驕之氣。消散殆盡。所以惟欲得黃髮老成之人。亦如漢武初年。惟張騫衛霍輩是信。自輪臺哀痛之後。方知以託孤之任。委之霍光。持重之君子。番番老成之貌也。番番之良士。雖其筋骨旣衰。凡耳目之力與乎手足之役。皆過矣。然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蓋其經歷之深。諳練之久也。佗佗者勇壯之貌。雖其射御之間。皆中法度而不違。然而我庶幾不欲此等人。前日之所好者。今惡之。前日之所惡者。今好之。此皆今日之好惡。與前日相反也。曰尙猷。曰

尙有之曰尙不欲。皆有庶幾之意。此深見得穆公不敢自恃。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截截者。察察也。諛言者。辯言也。好察察小慧。而以便佞之言。能使君子皆變易其辭。此人乃大奸佞之人。詞鋒捷給。利口若齧夫之流。皇暇也。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哉。人能悔過。則其見必明。見之明。則是非真僞。察之無不熟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猶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有深沈之意。惟深沈者爲能有所思。如有一介臣。謂介然有守者也。斷斷有確然不拔之意。斷斷守善。不惟他技之務。其心休休然。謂綽有餘裕自得也。其如有容。無以累其心。則其心廣大。惟己有技能者。斯忌他人之技也。不以技能自居。則其心自然休休寬大。既無驕心。又無忌心。安得不休休。其如有容。形容之有不可得。苟以爲有容。則終有限量。惟形容之不可得。則其所容者無限量。惟是有此等人。所以能容人之善。人有技若出于己。不忌其能。人之有美德。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心好此人之善。心之所好有過于口之所言。蓋稱揚薦達者有限。而心好慕者無已也。天下之善一也。何拘于在人與在己。人之技。人之彥聖。若出于己。然此是見義理。而不見人與己之分也。是能容之。苟好善至于如己有之。則能容人之善。以保我子孫黎民。隨其所職而有所利。是何好善之功遂至于此。蓋我不以智

自處。則天下之智者爲我用。我不以才自處。則天下之才者爲我用。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天下患無此等人耳。天下而有此等人。則天下之賢皆樂爲之用。此豈非其能保子孫黎民哉。乃若不然。則人之有技。反冒疾而惡之。惟恐他人之才名出己之右。人之彥聖。則多方沮抑之。違之。俾不得以上達。妬賢嫉能如此。安能容人。天下之士。皆將保身避患而去。誰與保子孫黎民哉。子孫黎民不克保。其危甚矣。自古國之興亡。不外此二者。齊有鮑叔。則有管仲。鄭有子皮。則有子產。唐有房杜。則有王魏英衛。不然。以李林甫。盧杞居其上。則雖有張九齡。陸贄百輩。安能用之哉。穆公所言。皆暗與古人合。惟其悔過後。善心油然而胸中。明白無有以蔽之。在聖賢門戶中。自然識得聖賢門戶中事耳。孟子曰。人恆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孫叔敖管夷吾之賢。以動心忍性者得之。而孤臣孽子所以達者。皆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也。大抵人之資質不同。其上焉者。生知。固不待摧挫。中人以下。不因摧挫。困辱。則無日新之益。由此以觀。則患難之來。逆意之境。皆學者進德之門戶。未可以此而遂沮喪其志也。物之生也。不在于大夏長養之際。而在于窮冬閉塞之時。明乎此。則足以知秦穆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杌隉者。危殆也。榮懷者。安寧而懷來也。天下之事。無不在于人君。所謂涇水做子。百姓有過在一人。和公知天下之所以安者。在一人之用賢。而天下之所以危者。亦在一人之用不肖。慶善也。人君之用舍。

係天下之安危。則他技之臣。豈可輕用之哉。予攷此篇。知穆公悔過之力。自此便當懲忿窒慾。釋前日之怨可也。何爲文公二年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三年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郛。似非所以踐悔過之言也。抑無乃血氣之易勝。前日之怨。有未能忘情者歟。抑亦悔過之言。徒爲是空言。知悔而不知改者歟。余嘗攷之。春秋知秦穆公蓋春秋之賢。而其失則賢者之過也。當僻處西戎。未嘗與中國會盟。自晉文公之入國也。秦有大功于晉。故溫之會。翟泉之盟。使其子會之而不自來。其納襄王也。晉文公辭之而遂還。此見穆公本心在于納王處。不是要名。既有文公能任其事。則不得不歸。惟是襲鄭一節。出于輕信人言。以致崤函之敗。未幾而悔過作誓矣。其後雖兩伐晉。只欲報夙怨而已。後之君子不可不諒其心也。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解詳書尙
冊八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平

撰者 陳經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孫平治 何錦乾)

